

张佩纶致李鸿章

光绪八年四月十三日

宫太傅肃毅伯中堂夫子阁下：

敬启者。昨上一笺，计已得入台鉴。比奉惠书，知十四日航海星奔，高年远道，唯善自节哀调摄，以慰慈灵耳。荆公复命，会长春于初十召见枢臣，故次日未及传宣代奏。后有寄谕到津，当仍是促公百日后早到津门也。

蔼青与佩纶初无深交，嗣见其人颇直爽，在贵游中不可多得，又以公处事宜时闻机密，亦遂与倾肝鬲。渠去年保定归来，述公言亲老多疾，欲以替人属振轩，以襄助属佩纶。时鄂事扰扰，佩纶于公不能无感恩知己之私，即答以如朝命相属，却亦难辞，时有舍侄在坐，渠云其尊人亦不敢担当，故答语云尔。但北人究非所宜等语。春正，念及此举实可不必，因托寿丈婉辞，并兼属蔼青请缓，亦冀太夫人可臻康复。而我公爱之至深，必不至草草从事，使其进退维谷也。嗣蔼青得其尊人署督之信，复行商及，佩纶即峻词复绝，并累函拒之，誓以皦日。不料复以并无不愿之说，轻溷公听。渠致鄙书，则以我公属其补荐为言，特将原书奉览，并将此次致蔼书奉览。腐鼠之吓鹄雏，已属可鄙，不且厚诬佩纶乎？

幸佩纶昨已有书详复，否则大谬矣！彼盖以平日倾心我公，纵论国事，断非无所为而为也。已再致书藹青，止尼其事，并详陈颠末，以释公疑。公处之事无不宜泄，昨唐景星、廖穀士书来，均知之，不知何故。此书幸阅即付之祝融，勿示一人也。示一人则青蝇传语矣。总之以此为利耶？终南别有捷径；以此为事业耶？大海初不扬波，乡党自好者亦不为也。肃叩礼祺，伏乞鉴入，不宣。期佩纶叩上。四月十三日。

附 致藹青第一书(摘)

北洋欲某襄助，排难解纷，原无不可。上书乞外，殆非夙心，前者面谈已倾肝鬲。嗣后累函峻拒，然非皦日讽诗，犹复例诸殷誓，此自阁下相信不深，引为疚愧。若再披陈肺腑，度亦不足以入尊听。然鄙人自爱其鼎，决不令津门志中与丁雨生作前赵后王也。

附 致藹青第二书(全)

昨布一函，力辞襄助之议，当已察入。佩纶以阁下平日爽直，遇事竭诚相告。此举初因合肥亲老，亦颇游移，迨经详细推求，委曲维持，实不待以身入局，于台从赴津之日，促膝深谈，属勿再理前说。此情此景，依依如昨。其后，子久致书要津，仆函力辟其议。晴公屡谕复书，欲与绝交，并与阁下申皦日之誓，既其人足重，其言当不可轻。若云小让如伪，何以合肥前又托寿丈代陈？朋友五伦之一，岂有诈虞倾阴者乎？在尊见，或以佩纶辞色和平，于淮部北防，仍相关注，故辄

以并无不愿之说陈之合肥，告之尊甫，亦知仲连排难解纷，天下固有无所为而为之人，殆非六舟、菊圃诸君可比也。方今畿甸安谧，初无军事。佩纶不才，忝直起居，似守疆大臣，未宜奏调。北洋一席仍属合肥，即直督亦仅署任，主峰未定，点缀他山，恐亦未谙画格。愿趋庭时勿轻参大议。佩纶谲幻万端，即临以朝命，亦必不入笈笼耳。因合肥书来，再行函致，无轻渎我。左玉。